

让云燕铭的艺术与风骨芬芳流溢

■ 王晓明

颠簸一生，飘泊半世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云燕铭，于2010年8月10日，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，享年84岁。她老人家的故去，像一颗陨石的坠落，划破天空。黑龙江省文艺界和全国京剧界，都为失去这样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深感惋惜，悲痛不已。

云燕铭，一些年轻人也许还不知道。在当今歌星、影视明星彪炳的年代，她的名字已经进入了历史。可若论成就，凭造诣，讲名气，有太多的明星大腕跟她是望尘莫及的。云燕铭却始终以梨园行中的普通一员而自居，用她的话说：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是戏总要有一波

三折，几起几落。最要紧的是起时勿张狂，落时勿绝望……人生没有不败的花儿，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！

从我记事起就爱读书。可惜的是，一天学校没进过。为了生活，只好唱戏，我没有选择的权力。

云燕铭出生在山西大同，外祖父、母亲都在梨园行。父亲是个读书人，只因逃婚从家乡广东南海县来到山西，与在这里唱戏的母亲新兰秋相识并结为伉俪。

1928年，云燕铭2岁时，全家搬至北京。她父亲入股在房山县开煤矿，结果受了骗。3

年后，父亲把手中的积蓄全部用完，房子、首饰卖光当尽。

云燕铭的母亲新兰秋看着一家坐吃山空，望着“嗷嗷”待哺的子女，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苦涩。她要出去唱戏糊口，父亲不肯。父亲坚持全家回广东，母亲因舍不得外公与外婆，加上广东家中还有父亲的原配妻子，不愿随去。

就在此时，云燕铭的大弟弟因患白喉不治身亡。备受煎熬的一家人，再也维持不下去了。父亲只好将3个女儿留给母亲，自己带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回广东老家，继承祖业。

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，云燕铭长大了。她望着离去的父亲，



泪水润湿了衣衫，她想起父亲对她的疼爱，想起父亲手把手地教她描红模子，想起父亲口传心授的《百家姓》……云燕铭的两只小手紧紧地握着，嘴角上咬出了血。她不知道这是爱还是恨，她更不知道那竟是与父亲的永别。

与父亲的离别，注定了云燕铭一生所要走的道路——唱戏！她没有选择的权力。

母亲说：“你一唱像猫叫，怎么能唱戏？别丢人现眼了，你根本没戏饭！”

云燕铭本来不喜欢唱戏，为了跟母亲赌气，她也要成“角儿”！

应该说，云燕铭的继父朱喜芬是她最好的导师。继父坐科喜连成，先学老生，后改小花脸，他会写剧本，擅长导演，又有一手好的琴艺。他不时操琴，为云燕铭调嗓。其实，云燕铭的嗓子并不好，在继父的指点下，她逐渐对京剧的演唱技巧有所掌握，也为后来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朱喜芬嗓音高亢，会的戏多，人缘也好，大家都愿意请他配戏。在云燕铭8岁时，朱喜芬带领全家走上了闯荡江湖的道路。

闯江湖，奔码头，使云燕铭大开了眼界。她看到了马连良、李桂春、高百岁等前辈艺人的表演，顿时感到京剧艺术的深奥，云燕铭开始喜欢上京剧了。

聪明的云燕铭，抓住每一个学习的机遇，只要能学到技艺，她不怕起早贪黑。继父傍李桂春在上海游艺园演戏时，李桂春每天起早都为其子李少春练功。云燕铭也随着爬起，偷偷观看，暗暗模仿，牢记在心。晚间止戏后，又跟李少春“摽”着练功，跑圆场、跑虎跳、走爬虎、翻前桥、打靶子……这一切，成了云燕铭的必修课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短短几个月，云燕铭的功夫大有长进。也许是云燕铭的悟性好，也许是云燕铭的模仿力强，她学啥像啥，甚至跟她同时练功的师兄弟尚未学会，她已经练得滚瓜烂熟了。就是最爱挑剔的李桂春老先生看后，也含笑首肯。

我没钱学戏。冯子和老先生却说：“跟我学戏不用钱！”

云燕铭13岁那年随高百岁来到上海。在卡尔登剧院观看了周信芳和冯子和演出的《红楼梦》，她惊叹不已。她简直不敢相信年近6旬的冯子和老先生将剧中情窦初开的少女香菱演得如此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云燕铭被冯老先生那独特的艺术魅力给迷住了。

她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拜冯子和为师，以冯子和先生戏中的表演为“心中的坐标”。可谁曾想到，云燕铭经周信芳介绍给冯子和后，聪明伶俐的云燕铭不但无话可说，竟在两位前辈面前失声痛哭起来。一时间，把冯子和与周信芳弄得莫名其妙。冯子和问云燕铭哭至何来，她哽咽地说：“我没钱拜师！”冯子和哈哈大笑：“跟我学戏不用钱！”云燕铭直勾勾地望着冯子和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当她看到冯先生那真挚、可亲的目光时，立即跪在了地上，口口声声地喊着：“您收我做徒弟吧，我一定跟您好好学戏！”站在一旁的周信芳，看着云燕铭笑了，忙对冯子和说：“这小丫头聪颖、机灵，您收她为徒，我收她为干女儿吧！”周信芳的话音刚落，云燕铭忙不迭地给周信芳连着磕了3个响头，嘴里“干爹、干爹”地叫个不停。

冯子和教戏非常严厉，首先要看云燕铭的基本功。尽管云燕铭的基本功比较扎实，冯子和先生还是提出了她的许多不足之处。为演好“旦角”行当，冯子和对云燕铭的“圆场”看得很重。他要求云燕铭每天早起练“太极图”圆场，使之达到圆场越跑越圆，呈前激后荡之势。

“练功没有捷径，只能靠磨练！”云燕铭牢记先生的教诲，每天坚持数小时的基本功练习，风雨不误，冬夏不辍，直至她60多岁饰演身披大靠的《杨门女将》中的穆桂英时，仍然是腰板挺直平稳，大气不出，起落准确，跬步不失圆场功夫，受到行家的一致赞叹。

云燕铭跟冯先生学的第一出戏是《花田

错》，这是一出她早已熟悉的花旦戏。冯子和先生不仅教戏，还讲故事，说人物。云燕铭知道了剧中人物虽然年龄相同，身份相似，还存在着生活环境、人物性格和举止坐卧的重大区别。从此，她开始琢磨剧中的角色，专心去探索剧中人物内心的奥秘。

冯子和注重文化学习，他要求每一位弟子都要熟读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唐诗》、《宋词》，并提出“熟能生巧未必巧，要想生巧须动脑”的教学理论。云燕铭深谙此理。她在学戏、看戏，甚至在聊戏中都用心去“熏”，用心去“悟”，通过勤思巧练，精研善择，逐渐达到了“参禅悟道”的法门。

氍毹生涯，饱经风霜的艺人们，在旧中国尝尽酸甜苦辣。虽然荆棘满地，路途艰辛，他们仍然在鬼影幢幢，难求生存的旅途中滚爬过来。

1939年，云燕铭离开了恩师冯子和，随父母到青岛、烟台等地演出。

谁都知道，山东的京剧并不好唱，那里的观众多数不懂戏，就是三轮车夫都能唱上几口京剧。况且这里戏班如云，跑码头、闯江湖的艺人如梭。好在云燕铭来到青岛时，春节将至，上座率较好。可是春节刚刚过去，剧场连四成座都难以保证了。

剧院老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忙与云燕铭父母商议上演连台本戏的对策。云燕铭提出要演一至八本《十三妹》，全部《指鹿为马》，全部《棒打薄情郎》和全部《玉堂春》。海报贴出去了，而且以醒目的大字挂在了头牌。

挂头牌，唱重头戏，云燕铭还是首次。但她胸有成竹，牢记先生的临别嘱咐：只要用心去演每一个角色，总不会“黑”在台上。她见到海报上的吹捧，仅仅一笑，而她的父母却如坐针毡。一旦演“砸”了，卖裤子当袄也赔不起剧院老板的损失，更别想在山东一带有立足之地。全家人都为云燕铭捏了一把汗！

让人意外的是，云燕铭唱得那个好，扮相那个俊，表演那个到位，没有一丝纰漏。而且

越是演到结尾处，越是坦然自信，观众的掌声和叫好声不绝于耳。

云燕铭的《十三妹》一炮走红。她的名字不胫而走，演出的海报遍布青岛的大街小巷。随即达官显贵的请柬，花篮纷沓而至。

云燕铭在跑码头的时光中长大了。她不再是小时候的大脑门、塌鼻梁、单眼皮和粗黑皮肤的“丑小鸭”，她变俊了，变白了，虽然她只有15岁，却早已是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，特别是她那双动人的眼睛，烁烁放光，脸上散发着青春的魅力。

然而，在旧中国，俊美、姣好的少女，无异于是灾难的代名词，云燕铭也不例外。是年，云燕铭挑班到烟台唱戏。刚刚打炮，后台来了位给日本人做事的治安军。他敞胸露肚，酒气熏人，手中还拎着个空酒瓶子，晃晃悠悠地走向云燕铭，拉着她就往外走。

那正是日本侵略者横行中国大地的年代，见此情景，谁人敢管，哪个敢拦？关键时刻，还是云燕铭的继父和后台管事走上前去，好歹劝说，将其骗走。孰料，刚刚散戏，那个恶棍又出现在后台。他瞪着发红的双眼，当着众人的面，提起腰刀，一刀剁下自己半个拇指，并大声地喊着：“云燕铭要不跟我走，就让她跟这个手指一样！”所有在场的人，吓得目瞪口呆。最后，云燕铭在几位同行姐妹的护送下，趁着夜色跳窗逃走。

1941年春天，云燕铭应邀来到沈阳。在中央大舞台演戏时，又被一个姓宋的日本宪捕死死盯上。他三番五次地托人提亲，均被云燕铭父母拒绝。宋宪捕当然不会死心，每天长在后台。他见到云燕铭台上唱“对戏”的小生徐菊华，总是心中不快，寻事找碴。徐菊华顶撞他几句，便怀恨在心，将徐菊华抓到日本宪兵队，强迫徐菊华承认自己是“思想犯”。

为搭救徐菊华，云燕铭父母卖掉身上所有值钱的衣物。为逃避宋宪捕的纠缠，云燕铭化妆成农妇，乘马车辗转到十几里以外的火车站，登上了北去的列车。

向前辈名家学戏，使我获益匪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实践、创作机会的增多，越发感到前辈艺术家给我的教益的珍贵。

在云燕铭的艺术生涯中，她曾拜过几次师。除冯子和老先生外，1941年又拜程砚秋为师。尽管是由程砚秋大弟子吴富琴代收的弟子，她还是进入了“程派”的门墙，为她后来的“以气托腔，以音带气”和“寓刚于柔”的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云燕铭的表演越来越成熟。她以细腻的做功来表演青衣和花旦，还摆脱旧程式的束缚，创造了新的青衣、花旦乃至花衫与刀马旦的表演方法，使得“旦行”的角色充满了生动的面部表情。她以细致的身段动作烘托丰富剧情，又以水袖等舞蹈动作给观众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。

特别是1950年正式拜王瑶卿为师之后，她演出的《棋盘山》、《樊江关》、《十三妹》和《梅玉配》等剧目中的演唱与“京白”念法，更具风采。她讲究唱腔中的“四声”，分尖团字，从抑扬顿挫之中又严格地分有软硬气口，将北京妇女的生活语言艺术化，突出了人物的爽朗与明快。在《猎虎记》中的顾大嫂和《巴骆和》中马金定的饰演上，她的演唱和念白对表现人物性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著名京剧教育家李洪春在《京剧长谈》中曾说：“云燕铭参加中国京剧院后，我的戏路就宽了许多，像《别窑》、《刺巴杰》、《翠屏山》等，都可以演出了。”

若问云燕铭究竟属于哪个流派？谁也答不上来。凡看过云燕铭表演的人，只要稍加品味，就会发现：她谁都像，又谁都不像。她就像她自己！

如果一定要掰开揉碎地评价云燕铭，应该说在她的表演上，既有王瑶卿的骨骼，周信芳的血液，更有程砚秋的遗风。

云燕铭自幼苦学苦练，孳孳矻矻。她学习对象不分长幼，以“海纳百川”的精神，将各地大家及各地剧种表演艺术精华，融入到自己

的艺术之中。云燕铭喜欢各种流派，她也学习各种流派，但不死学。她牢记王瑶卿先生“学我者生，像我者死”的教导，真正从各流派之中汲取营养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艺术风格，并被广大观众所认可。

1949年，我由田汉、阳翰笙等介绍参加国营剧团，当时我的工薪是700斤小米。

1949年秋，云燕铭和张云溪、张春华、李宗义、李洪春等同时加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（中国京剧院前身）。

参加国营剧团，云燕铭曾兴奋了几天几夜。让她高兴的是，各级政府对旧社会走过来的戏曲艺人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并把京剧艺术列为重点，置于戏曲改革的范畴之中；让她高兴的是，新中国没有了地痞、流氓和国民党特务的骚扰，也没有了官府、恶霸的奴役和高利贷的盘剥。

她发自内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。1949年冬，与马彦祥结婚不足周月，她就随中央慰问团赴大西北参加了慰问少数民族演出。从此，入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，少不了她的身影；赴朝鲜慰问最可爱的人，也少不了她的足迹；为了支持抗美援朝，她还捐出了自己半年的薪金（小米折合）。

参加中国京剧院后，云燕铭积极投身“戏改”运动。先后在排演的新编历史剧《江汉渔歌》和《兵符记》中担纲主要角色，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。《兵符记》中如姬的表演，让她获得了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优秀表演奖。

云燕铭热爱舞台，更热爱自己演出的角色。对于角色，她从来认真对待，不耻下问，精益求精。为揣摩人物，她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，充实和提高自己。在荣誉面前，云燕铭依然勤学苦练，锲而不舍，技艺大增，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。观众喜爱她，因为她的戏宽路，演艺精湛；同行喜欢她，因为她的人缘好，愿意与她配戏。

从1955年起，云燕铭随中国艺术代表团，先后访问丹麦、芬兰、挪威、瑞典、冰岛和巴

西等十几个国家。并以《盗仙草》、《双射燕》两剧的演出参加了在华沙举办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，分别获得演出奖和金质奖章。

云燕铭说：“精湛的艺术不属于哪个国家，属于全人类。”在国外演出，她怕外国观众因语言不通，难以理解剧情，就以夸张的舞台动作，大写意的表演方法，不仅让外国观众看懂了剧情，还达到了心灵上的沟通。当时的阿根廷华人报纸刊载署名文章：“她们把中国古老的京剧艺术送入拉美国家，她们以精湛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赢得了海外侨胞的爱国心！”

哈尔滨气候寒冷，滴水成冰。可是，省市领导欧阳钦、李范五、王一伦、任仲夷等对我都很重视。从工作到衣食住行，都亲自过问。

1958年，云燕铭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艺术表演团体的号召，与王清乾、任志林等9人来到哈尔滨市京剧团。

哈尔滨市京剧团是全国建团较早的国营艺术表演团体，人员众多，行当齐全，演职人员素质较高。云燕铭不仅带来了许多新编历史剧，还带来了中国京剧院大团的艺术风范。哈尔滨市京剧团从此声名鹊起，演出于东北各地，闯入山海关，进军京、津、沪，受到广泛赞誉。

1964年，哈尔滨市京剧团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，云燕铭主演的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一剧，赢得全国同行及首都观众的一致好评，并被文化部列为重点互学剧目之一。

江青出于个人的政治目的，扼杀了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剧目。云燕铭也被打入“牛棚”，一呆就是8年。漫漫的长夜，她躺在地板上，思虑着自己的人生，不觉一阵阵悲凉透入心中……但她相信党，相信自己，因为她无愧于党，也无愧于自己。

“四人帮”的倒台，使云燕铭获得了新生。她拼命地演戏，似乎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她拼命地传授青年学生，总恨自己不能倾囊而助。

看到京剧观众的减少，京剧艺术的滑坡，她心急如焚，走南闯北，为振兴和繁荣京剧艺术尽心竭力。

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她虽然告别了舞台，却又走入了大江南北的高等院校，给青年学生讲京剧发展史，上京剧表演课。她还曾担任梅兰芳金奖大赛的评委，多次出任中国京剧票友大赛的评委和艺术顾问……1990年，她应邀参加了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演出，以精湛的表演唤醒了“沉睡多年”的京都观众。

在演艺圈中，进入“古稀”之年的艺术家，可谓数不胜数。但仍要干一番事业，老当益壮的却为数不多。云燕铭就是其中之一。按里说，身为国家一级表演艺术家，每月享有千元国家特殊津贴的云燕铭，已经年近7旬，应该安享晚年了。但她对京剧艺术执着的追求，却没有丝毫改变。并一再声明：一生中演出好的角色太少了，留下了许多遗憾。为了振兴京剧，她“一息尚存，永不停步”！

云燕铭曾经是中国京剧舞台上的风云人物。她的表演艺术，至今在京、津、沪戏曲界传颂，尤其是花旦与花衫的表演更是倍受推崇。研究中国京剧发展史，特别是研究黑龙江京剧艺术的发展史，讲解戏曲表演以及京剧现代戏的演出等等，都离不开云燕铭这样一个重要人物。

云燕铭一生生活简朴，不喜欢张扬。恩师冯子和“孝、勤、端、和”的临别赠言，让她铭刻在心，终身不忘。她洁身自好，不吸烟，不喝酒，常常素面朝天，布衣挂身。病榻之中，她还嘱托子女丧事从简，不开追悼会。她看尽繁华，饱经风霜，“孝、勤、端、和”这四个字一直伴随她走完了人生旅途。

她老人家虽然人已逝去，但音容犹存，风范还在，将永远成为后人的楷模！

（作者系《一代坤伶云燕铭》一书的作者，照片为作者提供）

责任编辑 谭 博